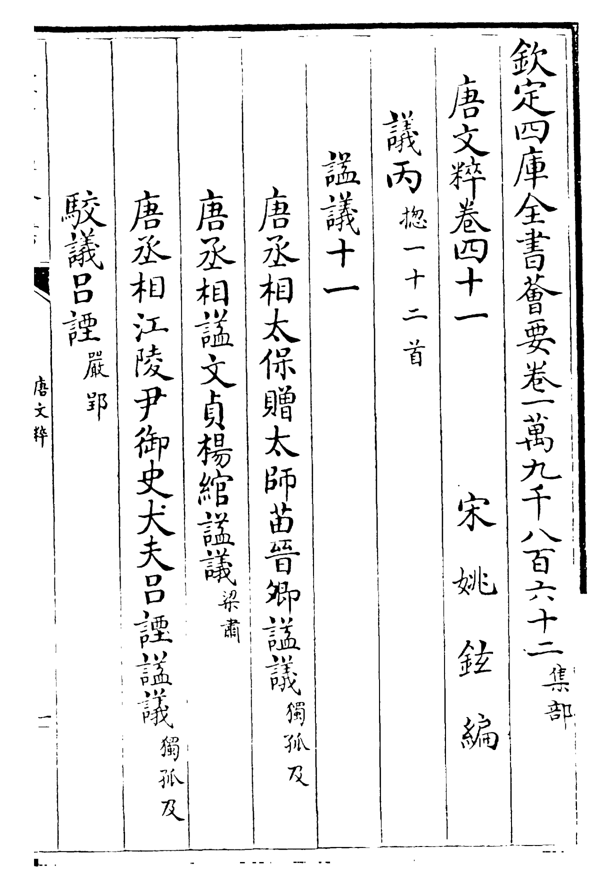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四十一

宋 姚鉉 編

議丙 揔一十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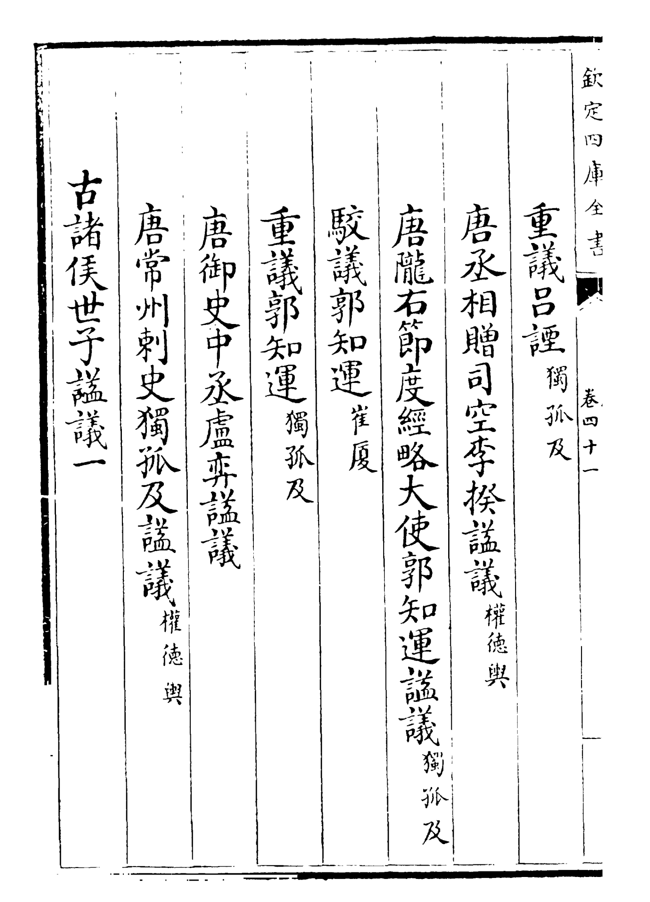
謚議十一

唐丞相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謚議 獨孤及

唐丞相謚文貞楊綰謚議 梁肅

唐丞相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獨孤及

駮議呂諲 嚴郢



重議呂諲 獨孤及

唐丞相贈司空李揆謚議 權德輿

唐隴右節度經畧大使郭知運謚議 獨孤及

駮議郭知運 崔㕓

重議郭知運 獨孤及

唐御史中丞盧弈謚議

唐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 權德輿

古諸侯世子謚議一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謚議

獨孤及

太師稟天純懿為唐股肱兩朝當國庶績惟允論道賦政送往事居叶恭秉彛動罔違德惠和以懋其事明哲以保其身昔嘗懸衡九流剖竹四郡刀尺之下無滯用襦袴之内無貧人洛陽居守東夏輯睦天寶之年二京為戎皇輿西狩億兆左衽太師踐危機不易心處横潰

不忘國奮身拔跡於豺狼之口道不汙而節不奪忠之大者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故皇綱未張肅宗修漢宣故事用刑名繩下而太師以曹參為師持清靜守職勵翼王度將順事典人亦寧一厥猷茂焉能知人能官人慎選乃僚言刈其楚至有拔羣萃而取公器不五六年比肩衮職者光映册府當代榮之漢史稱胡廣與故吏陳蕃並為三司太師有焉夫九德咸事寛為之首百工惟時哲則能惠宜其享天眉壽為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觀

其志沒以謚易其名謚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代或三字以表德貞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鄭文終侯留文成侯是也葢其跡大名盛則禮優謚崇太師德冠搢紳位侔周召將加誄謚之制宜以鄭留為准謹按大戴禮體和居中曰懿文賢有成曰獻稽千載之令典合二名以配德請謚曰懿獻謹議

唐丞相謚文貞楊綰謚議代太常答蘇端駮議

梁肅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位敘其德没以謚易其名名之小大視德之美惡蓋書其著而略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故曰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楊文貞體淳素之質恊時中之德爰自下列至于宰司秉心不渝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濟衆不同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誰曰不然今奉符謂公與元載文游嘗為載薦引載之咎惡惡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

之美也請區而評之昔荀爽為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卓斁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慈明晏子陳氏俱事齊侯陳志邪而晏志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同則載之於公其事可見況當載秉鈞而公不叅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靜而守中因疎為簡適見清節又有發載之惡皆漏泄致辭患自掇也庸可救乎及夫載覆其餗公膺大任任職月淺屢以疾辭位且不安安可以啟悟而責

之乎昔季文子三尹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君子以為忠楊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馬一駟志於清白交不謟瀆可不謂貞乎掌訓誥秉銓衡處成均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善如不及可不謂文乎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憲克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人接禮曰文不恥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修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亦殊貫又安

可以二王三恪私廟家祭之闕併責於一名哉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来蓋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在取坦然明白彰於遐邇者今或秉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抉瑕刺骨之説非

正議也且聖人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固執條詔廷沮邪訐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葢二公所以為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父之宣然後擬議則千古莫嗣而謚典絶矣安在一二蘇魏足為定制乎謹上參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

唐丞相故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獨孤及

呂諲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徳中與三司同鞫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卒用中典諲恭其論在台司齗齗雖無匪躬之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為荆州一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歛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為主戮陳希昂按申太芝之奸而三楚之人悅服厥功茂焉自至徳已來

苛推轂受脤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墮政修人和如諲者葢鮮矣豈不以人散久矣而兵未戢拕濁流者難俟清整棼絲者難為工諲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如臂使指闔境無拔葵啗棗之盜而楚人到于今猶歌詠之其識略必有過人者雖勿褒之其可乎按謚法威德克就曰肅禁暴威也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其形容請謚曰肅謹議

駮議呂諲　　嚴郢

伏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諲昔事先朝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荊榛扈蹕靈武忘軀進忠一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爰立作相弼諧神人其嘉謨嘉猷獻可替否之跡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温樹不言雖可得而知也至有爛焉明白欲葢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元收復之際兩都衣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良器議事失入時宰苗太師崔趙公等雖廷諍之然未堅決公有犯無

隱引經正辭上是其言刑為之省所全活者葢數百人明主收霜雹之威聖朝行寛大之典者緊公之力也古者進賢受上賞書不云乎咎繇曰都在知人公踐台衡專以推賢任人為務故相國房公琯故吏部侍郎韋公陟入登右職皆公之由今相國黄門侍郎杜公之莅江陵也公薦在方面之任今相國中書侍郎元公之在度支也公咨以幕府之政曾未數歲而二相接武於上台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咸熙五典克從者資公之舉

善也則子皮之舉子產鮑叔之舉管仲蕭何之舉曹參武侯之舉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地其在荆南也戢兵和衆令行禁止理績為天下最雖古之羊杜無得而踰今太常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齪齪無匪躬之能者乃抉瑕掩瑜之論非中適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弘規不可備舉傳叙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請謚呂公

曰忠肅謹議

重議呂諲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呂諲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務庶政羣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巖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其荊門之政為仁由已略見於事其恩惠被於物風謡存乎人故人得而稱之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録其尤者著者有司之職也其閲實訟獄在未執政之前前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若推進名賢

使登大任既同温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葢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肅謹按舊儀凡歿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廷辨可否宜在衆議今駮議撰謚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誡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

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興缺之恪德臨事甯俞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時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

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叅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謇正稱貞則遺其忝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為為之也若跡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封德彛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温彦博謚恭岑文本謚獻韋巨源

謚昭唐休璟謚忠魏知古謚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可
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
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
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
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慎靚王也齊桓晉文不如
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晦王珪已下或
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及貞
觀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

以二字謚未知出何品式請回示謹當以爲按據若忠者臣事君之常道苟靖恭于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不以爲謚如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雝不肅雝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謜之從政也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

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為美魏晉以來以賈詡之籌筭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為貶何嘗徽一字二字為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叅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唐丞相贈司空李揆謚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臣權德輿議曰李揆端莊粹温潔

廉淑慎用文章術學資適逢時奮其英華以取貴達如良庖投刃無復肯綮歷諫曹左史司王言貳春官以至于平章大政在帝左右必以文誼藩身奉法遵職官曹無粃政姻族無偉人東帶山立敷陳前志檢然而溫有碩儒大臣之度或起或廢其道甚夷昔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揆實有之建中中西戎乞盟以舊齒宿望將命殊族結華夷之信董衣裳之會已事迴車歲當興元匪躬靡盬至河

池而歿追錫司空恩禮有加按謚法曰率事以信曰恭不懈于位曰恭揆果行求已致位台司歷官陟降十有八次周旋敬慎以揚職業不曰率事以信乎及逾懸車之年奉絶域之使受詔即路視險若夷貞厲盡瘁復於左轂不曰不懈於位乎昔韋玄成翟方進以經明為漢相而皆謚曰恭述揆所履節以壹惠勤官死事炳然昭明有司易名請以恭謚

故左武衛大將軍持節隴右節度經略大使兼鴻

臚鄉御史中丞贈涼州都督太原郡開國公郭知

運謚議　　　　　　　　　　　　　　　　獨孤及

郭知運驍勇有謀善於用兵起行間為唐上將當時唐興百餘載矣天下充富太倉有二十年之蓄玄宗循漢武故事方銳意拓土知運適與時會遂扶乘天威奮其材力敢與虜角故能破黙啜可汗以靖北庭敗吐蕃誅康待賓隴氏以西烽火為息慰薦麾下吏士任必以材往往超倫績用茂著王君㚟以果勇代處分閫之寄牛

仙客出將入相以清幹信謹稱斯又奬拔之明也當時議者謂知運與郭虔瓘王晙薛訥並為中興名將至今隴上將士思之或有起祠宇於故城遺壘尸而祝之者上元中肅宗加太公望以武成王之號知運列於配食之位則其勳伐事業宜有以美稱易其名者謹按謚法服叛懷遠曰威易曰厥孚威如繫辭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虞書曰董之用威傳曰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則威者聖人所以佐仁義以齊天下者也施於名號可以表

將帥之德請謚知運曰威謹議

駮議郭知運　　崔厦

左司員外郎崔厦議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謹按禮記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為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易其名者葢時不可踰也節度既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為而作節度嗣子英乂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立

勲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禮會無妄之求況節度當
開元初賵贈特加碑誌逾等皆出恩命追悼之過亦已
當矣今又鹵莽外於典章追送往之闕遺啟將来之冐
昧況今裂土者接畛専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
請不惟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曰曲全
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若節度合
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徳若不合謚而茍遂
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

讓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重議

重議郭知運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將次葬易名時也古有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魯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至隱公元年十月而改葬不以踰時廢禮又公叔戍請謚適當葬前謹按禮經曾不言已葬則不可追謚況帝王殊塗不相沿襲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令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

矣呂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顔杲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茍必以已葬未葬為節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大官不當以已之貴加榮於父也禮不云乎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耳若知運者處方面之寄位列九卿茂勲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因依嗣子然後作謚今之專征者雖逢風

雲化為侯王其祖父爵位與知運齒者鮮矣奈何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殺禮竊謂近誣乾元以来累有詔追贈百官祖父内外文武具僚之先悉蒙恩錫或音徽久沐或墓木已拱受大名貴位於九原者以萬數未嘗以殁代遠近為限夫贈謚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刊之令令以歲久而癈易名是王澤浹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元二年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塞擊柝之聲聞於秦雍知運與郭虔瓘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

微知運則汧隴之西左袵是懼令朝廷方將命將帥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葬久而廢大典況夫謚法者蓋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字褒貶之使生者聞美謚而慕覩惡謚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謚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為歿者之子孫以為哀榮寵贈之具假令知運無子且未嘗立勳茍位至上將則謚不可廢豈以其子之存亡為請謚之可否竊稽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謹議

唐故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獨孤及

盧奕剛毅而忠直方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覆没于時東都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完妻子或先策高足爭脫羿彀或不恥苟活甘飲盜泉弃獨正身守位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窘力屈以朝服就執西向而辭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將奔去之可也委身

冠雖以死誰懟其以為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蓋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石丏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為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人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禄山之亂大於里丕孔悝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

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勠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義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持操于白刃之下孰與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謚法圖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圖國矣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死矣歷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日若始至可謂秉德矣先黄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遵業矣請謚曰貞烈謹議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權德輿議曰獨孤及剛方直清根於性術其修身莅官確乎處中立言遣辭有古風格辯論裁正昭德塞違濬波瀾而去流蕩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樞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賛書而秉方冊則及之為文可徵矣其為博士時有上議景皇帝不宜為太祖者詔下庶官及舉夏殷周漢之故事尊祖配天之大旨以為景皇帝始封於唐天所命也於是定議為一代典法

新平長公主之子裴儆尚永清公主欲以他宗主婚及相禮上陳不可竟得以裴僕射遵慶為主當時稱之定吕諲盧奕郭知運之謚用禮文憲度得褒貶之正凡所往復詞旨堅明其理舒州屬歲飢旱鄰郡庸亡什四已上而舒人生聚悦安不知凶年優詔褒異就賜金紫其初在濠其後在常皆因俗為理人用愛戴雖不得居公卿長帥之任然其奉常議論三郡績用亦足以列於文苑附於循吏按謚法曰博文多能曰憲薦可替否曰憲

及酌三王四代之典訓作為文章以輔教化是為博聞位叅中外必以稱職聞是為多能定宗廟之饗為薦可正婚姻之主為替否有司稽美行而易其名者請謚及曰憲謹議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為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為然居易獨以為不然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

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於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卒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来代以為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搉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以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逮於瞽盍以烝烝之乂俾不格於姦乎故咎之始形

則齋慄祇戴而為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為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為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祇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慼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温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荊蠻光啟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謚之為恭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

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弑三君奚齊卓子懷公殺十有五臣荀息里克丕鄭祁舉共華賈華叔堅騅顓䍡虎特宮山祁慶鄭狐突瑕生郤芮實啟禍先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如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丘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略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敎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

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葢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之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所以彰明往者而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葢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

唐文粹卷四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葉　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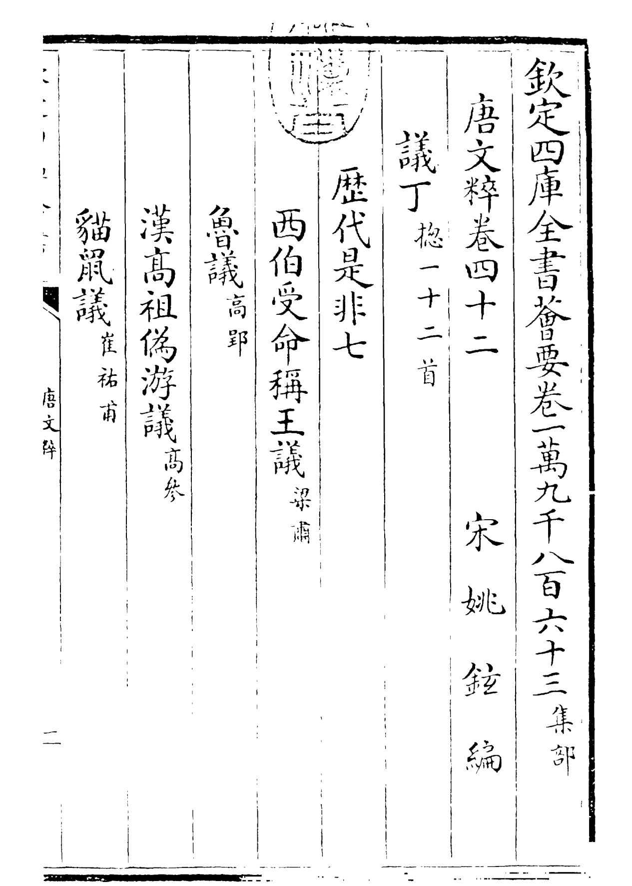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四十二
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六十三 集部

唐文粹卷四十二　　宋 姚鉉 編

議丁 揔一十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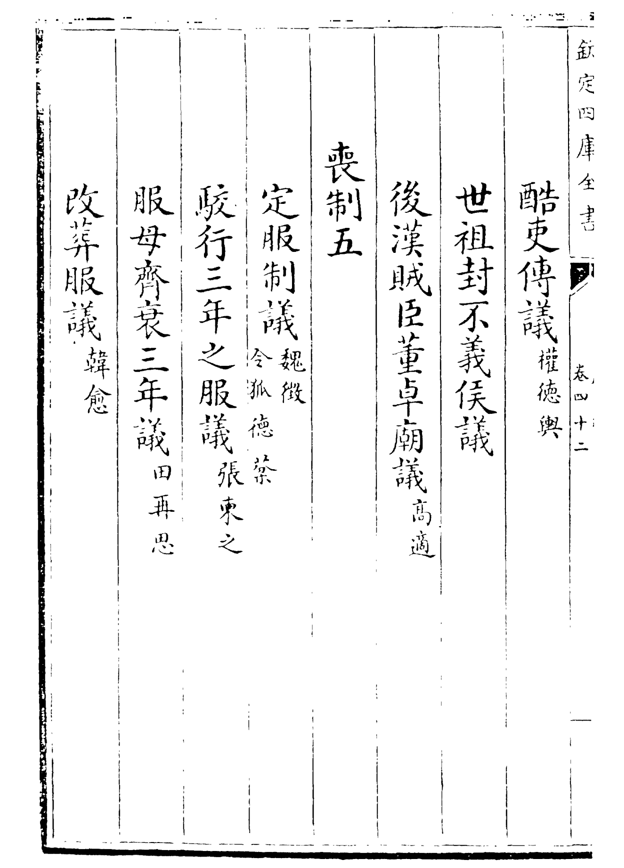
歷代是非七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魯議 高郢

漢高祖偽游議 高參

貓鼠議 崔祐甫



酷吏傳議 權德輿

世祖封不義侯議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高適

喪制五

定服制議 魏徵 令狐德棻

駁行三年之服議 張柬之

服母齊衰三年議 田再思

改葬服議 韓愈

廣喪朋友議 崔祐甫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太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王太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徵二經以實其說予以為反經非聖不可以訓莫此為甚焉嘗試言之夫惟聖人無作作則為萬代法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

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末受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後革命父為天子云末受當武王之會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天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

王制既行則不應復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為上下之禮財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間若億兆之去留天命之與奪則存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謳謌所歸而舜禹揖讓桀紂惡盈則湯武放伐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若殷道未絶紂凶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已此其非聖者也予以為大雅作周之義葢取夫積德累仁為海内所歸往

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所謂革命易姓爲作周也泰誓紀年葢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故斷爲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叙之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爲之數也文王旣歿經義斯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魯議　　　　高郢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

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别豈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吴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啻孔子憤嘆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

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明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来者以杞宋用王禮為從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邪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謙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

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褒是周公不得爲聖也知其不享是成康秪以王者禮樂餕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爲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

叔父也於伊尹而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泰伯豈武王忘泰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别為萬代之凖不為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為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毁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

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勲於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爲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漢高祖偽游議

高參

或曰漢高帝偽游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謂高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合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故無徳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偽游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跡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昔崇伯之方命圮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

者葢以其行僞象恭且有四嶽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嶽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為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為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年閒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柏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綰悉以叛换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恥襲侵之事況光有

天下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覲大者自嫌强盛小者懼於因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于上王者之澤寖以陵遲自雲夢始矣

貓鼠議　　崔祐甫

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貓為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

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麏兔彼皆以時殺獲為國之用貓受人養育職既不脩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貓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治平天符荐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貓鼠則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誡諸邊

堠無失徼巡貓能致功鼠不為害

酷吏傳議　　　　權德輿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不然則直己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之理者為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二傳以誡世爾而後以郅都為酷吏傳首愚有惑焉都之為中郎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

為中尉宗室貴臣歛手反目為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為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為漢名臣入居命卿出揔郡守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廷手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也葢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椎埋沈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為

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馬噫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涖官無處父之華異申棖之慾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怳然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故斐然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議

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纂脩德教先荅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竟以讒謗獲罪反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為心則當録念功用昭洗瑕穢次則布之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師以征之明君君臣臣之

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及夫蒼頭子密有便室之逆運其狙忍時伺卧寢遂使命懸僕隸倉卒授首及詣闕也封為不義侯愚以為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而此侯漢爵為不足勸春秋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其欒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主父使於東漢議罪罪孰甚焉況四方甫定傷痍未服不稽古訓以喜

怒為刑賞使天下陪臺厮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徼侯印授諸侯危疑之勢鼓臣下叛換之源棄名器而汩彛訓且以憲令為戲時風浩浩蕩而不復至使桓靈不道山陽脅奪本其所以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高適

昔漢祚凌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宰臣非補袞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鈐顛而不扶禍則先倡興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宫

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
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剽虜
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横衣冠凍餒倚死牆壁之
間兆庶困窮生塗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
而山東義旗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為名故兵
挫於孫堅氣奪於袁紹僭擬輿服黨助奸邪驅蹙東人
脅帝西幸濫刑以逞有湯鑊之甚要之靡爛刳剔異端
乃謂漢鼎可移郿塢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積未或不亡

故神贊允誠天假布手毋妻屠戮種族無留懸首燃臍

遺臭萬代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今狄道之人不愸卓之

不臣而務其為鬼苟斯鬼足尚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敦

可得而廟桓玄父子可享於江鄉爾朱弟兄可祠於朔

上嗟乎仁賢之魄寂寞於丘陵義烈之魂沈埋於泉壤

何馨香之氣而用於暴悖之鬼哉適竊奉吹噓庇身戎

幕每承餘論飽識公忠之言不遠下風盡知仁義之本

昨忝高會敬受德音今具賊臣之事悉以條上謹按尚

書王者望秩天地之神祇諸侯祭境内之山川亂臣不言淫祀無取則董卓之廟義當焚毁

定服制議　　魏徵　令狐德棻

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别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服秩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雖爲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爲母之本族姨乃外成他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文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

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為姨居喪五月徇名喪實逐末棄本葢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實在兹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葢引而進之也嫂叔不服葢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為之周未甞同居則不服為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繼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

契濶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端肅致感馬援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

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来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凝神遐想以為尊甲之叙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禮未周爰命秩宗更詳考正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来信六籍所不能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諸儒所守互有異同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適

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周年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報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緦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謹議

駁行三年之服議　張柬之

夫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謹按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元凱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

納幣在十二月士婚禮納采納徵皆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葢公為太子已行婚禮故傳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内何以譏三年之内不圖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内故書何休以公十二月薨至此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未滿三年而圖婚也按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以長歴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經書十

二月是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
侯五月而葬若是十二月薨即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
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
五月故丘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公羊之
所能逮況丘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爭惟
爭一月不爭一年二十五月除喪由來無别此則春秋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沒
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

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篇中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證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月康

王方始見廟則知湯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殯訖方始十二月祗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別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間傳云朞而小祥

食菜菓又朞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朞之喪三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者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脩輙欲排毁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宣帝時少傅后倉因淹中孔壁所得

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溥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並相符會列於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搆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月先儒考校唯鄭康成注儀禮中月而禫以中月間見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又解禫云禫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今皆二十七月後復常從鄭議也踰月入禫禫既復常則二十五月為免喪矣二十五月二十七月其議本同竊以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

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者蓋悲慕之懷未盡而擗踊之情已歇祥而廓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而孤藐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令吾子將徇情棄禮實為乖僻夫去線麻之服襲錦縠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為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為姊服鯉也不能過朞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已也至若孔鄭何杜

之徒並命代挺生範模來裔宮牆積仍未易可窺但鑽仰不休必當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虛肆蒡言所有掎摭先儒顧且以時消息

服母齊衰三年議　田再思

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若死喪之戚降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慈酬罔極之恩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禮記云五帝殊時

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質文再而變正朔三而復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来爰殊猷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爲適時之中耳春秋諸國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来聘言周禮盡在魯矣齊仲孫来盟言魯猶秉周禮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爲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並四

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
致疑即明自古已來昇降不一者也三年之制説者紛
然鄭玄以為二十七月王肅以為二十五月又改葬之
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皆
服王云從子繼育乃為之服又無服幼殤鄭云子生一
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鄭王祖繼宗傳
各有異同荀摯采古求遺互為損益方知去聖漸遠殘
缺彌多故曰會禮之家名為聚議寧有定哉而父在為

母三年行之已逾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宗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為律後王所是著而為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仁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彝倫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迹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恥不仁不畏

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跂及衣之以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從吉者方今漸歸古樸須敦孝義抑賢引愚理資寧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禮則古之見君也公卿大夫贄羔鴈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則墨劓宮刖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侯甸男衛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不五十不仕七十不入朝今何故不依乎周則井邑丘甸以立征稅今何故不行乎周

則分土五等父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衣裳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為痛心可為慟哭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記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不能母之親子也賢而親之無能則憐之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為母重於父據齊斬升數麄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之盡慂於枯骨循古未必

是依令未必非也又同爨服緦禮經明義嫂叔遠別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咸衣苴枲季父不服緦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昆弟情切渭陽翟輔論舅之寃甯氏宅甥之相我之出也義亦殷矣不同從母之尊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乖俗情今聚舅而宗姨是陋今而榮古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輙為刊復實用有疑

改葬服議　　韓　愈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

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

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

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

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

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

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

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

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

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有闕之類是也喪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山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

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
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
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
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
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
合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
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
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以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

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啟殯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末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廣喪朋友議　崔祐甫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不忝前烈雅度精誠其儔蓋寡祐甫昔年嘗為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歷七年余寓

滁而公理寓楚適有来訊示余以所著喪朋友議余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範瞻望徳門軌躅無替亦感恩者之所慰幸也公理又諗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以一言見誨豈所望哉盍示今議之利病猗歟公理年未四十班在赤墀簪筆持簡為王近臣頃又佐廉問董淮海之部名遂矣權厚矣固當緩步濶視光車美服為貴為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謏狹不略我衰憊念噬膚之戚收門吏之舊周爰諮詢以師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美

子之求益不倦雖一勺而進可以浸天壤一拳之多可以鎮方域况其渺瀰既廣嶄崒已峻增之廓之於成名乎必矣皇甫氏有子哉因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穆鄂州寧會客席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郴州炅之覊歙州濬或以疾而殁或遇戕於盜韋氏出涕沲若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交友也於是歛七箸離筵席因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来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慼容而已又間歲祐甫佐江南

西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叅佐有加官者聚合藥
餌卜日為宴宴前行人至知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宇
捐館於荆南邢與魏鄉國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
於尚書為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為尚書倅僕感杜蕢規
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請徹樂卒
事而同列之士惡我者嗤鄙之詞充物於聽謂我樵夫
農叟之智也好我者頻感而相誨曰慎無以方枘施圓
鑿自取辱焉諄諄然如不能已僕懦夫也因是而自誨及

其宴也太庖具酒車傾鄭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繼之以燭使夫膳夫歠來酌曰曠飲斯必當見與曳之無筭又焉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想韋湖南猶孔門之訓其他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議當矣又何以規議既成客或謂祐甫曰韋湖南魏江西二觀察頗嘗知其風味公直簡諒則魏先之飾情强仁韋之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剥魏而附韋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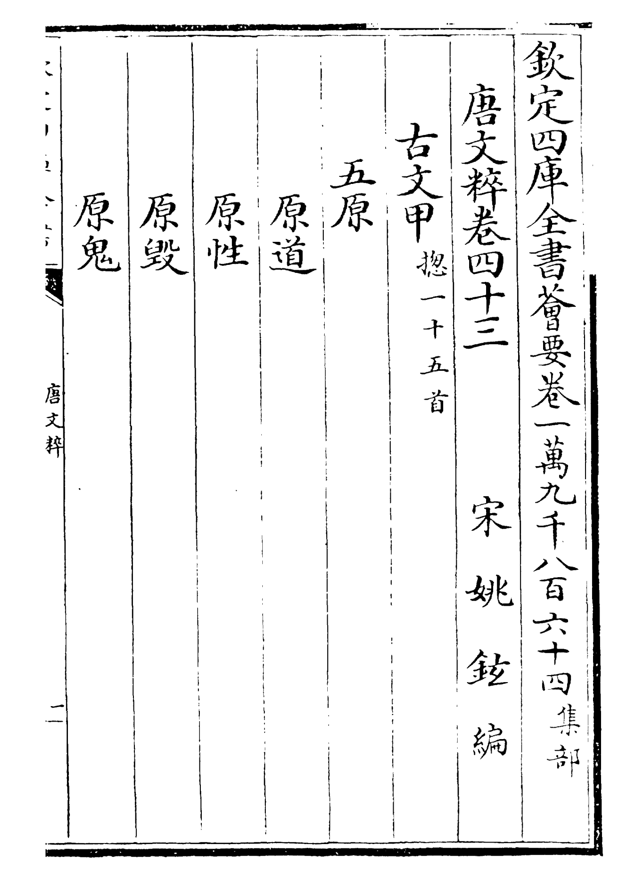
不隱恐非春秋内魯故宋之義盍辨焉祐甫應之曰噫寧以他規我是論也吾復之熟之有日矣韋湖南之晉飾情強仁誠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子張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緦不由衷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公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敬職郡人戴於下朝聽滿於上狼籍甚盛豈造次之所盡哉但於邢副使之喪若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

乃左氏傳所載樂祁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及子招樂憂之謂也若情不至焉捽而為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經行者戎狄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所著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襃貶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来議又以吾甞為魏公使介今兹著論異於春秋隱魯故宋者兹又近而非中也僕射雖不腆中臺之劇曹郎且兼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為尚書介彌縫潤色之職事安

可見責以敬故君之祀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戮悼公之弟韓厥趙宣之所任也厥撲宣子之僕及其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懷重公正世論議之與刑罰當豈異哉子何見過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各守其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荊

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爲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兹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常積憤懣因而書之

唐文粹卷四十二



唐文粹卷四十三

宋 姚鉉 編

古文甲 揔一十五首

五原

原道

原性

原毀

原鬼

原人已上並韓愈

三原

原化皮日休

原親

原仁牛僧孺

五規

出規

處規

戲規

心規

時規

二惡

惡圓

惡曲已上並元結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

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虚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毁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漢佛于晉魏梁

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唯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

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
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
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
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
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
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
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
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

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

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得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

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賔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

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何道也曰斯吾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

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

於一而行之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

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令也善惡分與皆舉
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
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
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慼
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
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
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
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暋

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材多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

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

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為是者有本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

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甞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於理也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恠而與民物接者何

也曰是有二說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成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蠻貊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蠻貊禽獸不得其性天者日月星辰

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蠻貊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化

皮日休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孔其質也道德仁義其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治者也至於東漢西域之教流於中國其民也舉族生敬盡產施濟子去其父夫亡其婦蚩蚩嚚嚚慕其風

蹈其壼者若百川蕩溔不可止者何哉所謂聖人化也不曰化民乎民今知化者惟西域氏而已矣有言聖人之化者則比户以為嗤豈聖人之化不及西域氏之化邪何其戾也如是曰天未厭亂不世世生聖人其道者存乎言其教者在乎文有違其言悖其教者即戾矣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楊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教嶽其基溟其源亂於楊墨也甚矣如是為士則孰有孟子哉千載之後獨

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視諳之於千百人内其言雖行其道不勝茍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為孟子矣譬如天下之民皆桀民也茍有一堯民處之一堯民之善豈能化天下桀民之惡哉則有心於道乃堯民矣嗚呼今之士卒邪以御衆握亂以治天下其賢尚爾求不肖者反化之不曰難哉

原親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吾觀夫今之世誨其子者必櫝肌

勞骨傷愛毀性以為教嗚呼孟子所謂古者易子而教誠有旨歟不能教其子者是亡其身者也不能得其親者是捨其族者也古者倿臣愛人之貴過乎其親必捨而事之公子開方是也愛人之權過乎其子必殺而徇之易牙是也自茲已降為夫強臣者將欲奪人之宗必殺己子王莽殺子宇是也噫教尚不可況其殺歟或曰均是親也均是害也則周公誅管蔡石碏殺石厚叔向僇叔魚漢文流淮南可乎曰均是親也賢則能嗣親凶則

能覆族均是害也周公不誅則他人誅之石碏不殺則他人殺之叔向不僇則他人僇之漢文不流則他人流之已刑則及一人他刑則及其族此聖賢所以惜其族也刑者仁在其中矣

原仁　牛僧孺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也湯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賑生

民以天下襁䌯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謂無湯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意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出規　　　　元結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

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候已聞就理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孥參遊讌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

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偕絶汝若思爲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之機如下廄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爲戒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竟將何爲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熙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安爲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大矯也吾厭世

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滕許大夫友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邪何不曰使吾得所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娭（音稀）而往也以子為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冢汙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牂（牂兄之別稱義載爾雅）終不復二論牂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達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

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閒閒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于雲丘之巔戲牧兒曰爾為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寃元子啼不止名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蒙寃之彼牧兒望次山猶儓隸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儺斯豈慎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惑一兒使不知

所以蒙過此非茍戲似非之非者邪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獨立於空山之上戲歌妝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戮辱者焉得不因茍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戲為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之中以酒自肆有醉歌夫公闢之酘音多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亦然何樂

亦然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然爾何樂然爾我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於世間目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芭裹塞不爾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汙毁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熟邪

時規

乾元己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嘆曰子何思不盡邪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湍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飢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書之授於學者用為時規

惡圓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悦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寧方為汙辱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

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
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
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
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名季川謂曰吾
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
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為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惡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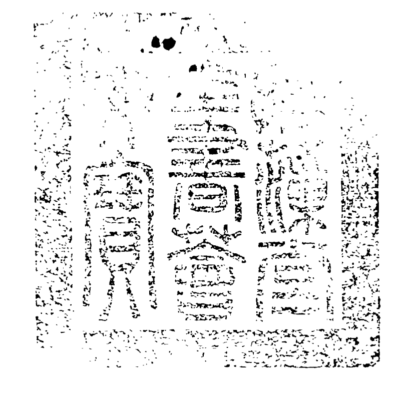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

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為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道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惽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年未甞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刼而死之今元次

山茍曲言貌强全一歡以為不褻其直恩哉若能茍曲於鄰里强全一歡豈不能茍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能茍曲於鄉縣豈不能茍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茍曲於邦國豈不能茍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偕顯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己乎嗚呼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爾音由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顔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猶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唐文粹卷四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文

謄録監生臣葉　椿

謄録監生臣陳樹義